

楼武挺——译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著

Suddenly



a Knock
on the Door



Etgar Keret

埃特加·凯雷特作品系列 01

突然，
响起一阵
敲门声



突然， 响起一阵 敲门声

Suddenly,
a Knock on the Door
Etgar Keret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著
楼武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5219

Etgar Keret

SUDDENLY, A KNOCK ON THE DOOR

Copyright © Etgar Kere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以)埃特加·凯雷特著;
楼武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埃特加·凯雷特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1961-5

I. ①突… II. ①埃… ②楼…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065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仲召明

封面设计 Mirro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61-5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001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007	谎言之境
019	“干酪基督”
024	西米恩
030	白日做梦
033	健康早餐
039	团队合作
046	布丁
050	其实，我最近勃起过两次，硬得就像 根金刚棒
063	拉开拉链
066	礼貌的小男孩
070	“神秘”香水
072	创意写作
077	鼻涕
081	抓住“布谷鸟”的尾巴

089	选择一种肤色
092	黑紫色
099	我们口袋里都装着些什么东西?
101	罪孽
110	阿里
114	泼妇
118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上)
120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下)
121	一顿好打
129	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
137	并不完全孤独
140	一步之遥
146	蓝色大公交车
153	痔疮
155	一年到头,天天都是九月
159	约瑟夫
162	“丧宴”
166	额外的生活
171	异次元空间
173	“升级”
179	石榴
182	惊喜聚会
205	你是什么动物啊?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给老子讲个故事！”我家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的大胡子命令道。我得承认，被人命令的感觉一点也不好。我是个写故事的，而不是讲故事的，何况就算是写，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受人逼迫。上次有人要我讲故事是在一年前，那人是我儿子。当时，我给他讲了一位仙子和一只雪貂的故事——具体的情节，这会儿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还没讲到两分钟，他就睡得雷打不醒了。但此刻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我儿子既没有留大胡子，也没有举着手枪；因为我儿子是友好地向我提出请求，而眼前这个人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抢劫。

我试图向大胡子解释：把枪收起来的话，对他、对我们俩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脑门上顶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真的很难想出故事。可是，那家伙根本不听。“在这个国家，”他反而教训起我来了，“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他是刚从跟这里有着天壤之别的瑞典过来的。在那个国家，想得到什么的话，只要礼貌地提出请求，往往就能如愿以偿。但这里不是瑞典，而是闷热的中东。只需在这里待上一周，你就能明白怎样才会办成事——更

确切地说，是怎样才会办不成事。巴勒斯坦人曾经友好地提出请求，想要得到一个国家。他们得到了吗？连屁都没有得到！于是，他们换了个方式，做人体炸弹，袭击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结果，世人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被迫迁移的民众想要对话，有谁理会了吗？根本没有！于是，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手段，用滚油泼边境上的巡逻士兵。结果，他们立刻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在这个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争抢区区一个停车位上，强力就是一切。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

大胡子的故乡瑞典是个发达国家，在诸多领域遥遥领先世界各地。瑞典并非只是阿巴乐队、宜家家居公司或诺贝尔奖的代名词，而是自成一个世界，无论什么东西，应有尽有，而且都是通过文明的方式获得的。在那里，要是大胡子上门去找“王牌合唱团”的女独唱为他表演，后者很可能会邀请他进屋，并亲自奉上一杯茶。接着，那名女独唱就会从床底下拿出原声吉他，为他唱上一曲。而且自始至终，女独唱都会保持微笑。但在这里呢？我是说，要是大胡子没有亮出手枪，我可能早就一脚把他踹出去了。“听我说。”我试图跟他讲道理。“你听我说，”大胡子扣上扳机，嘟囔道，“要么给老子讲个故事，要么吃颗子弹。”我发现自己别无选择，这家伙是玩真的。“两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我讲了起来，“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大胡子顿时怔住了，我还以为自己的故事把他吓到了，但其实不是，他并没有在听我讲话。这时，我听到门上传来一阵敲门声。“去开门，”他吩咐道，“别耍花招。不管是谁，立刻打发走，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门外是个做问卷调查的小伙子，想问几个简短的问题：关于这里夏季的高温湿热天气，以及这种天气对我性格的影响。我说自己不感兴趣，但他置若罔闻，闯了进来。

“他是谁？”问卷调查员指着站在客厅里的大胡子问。“我侄子，刚从瑞典来的，”我撒了个谎，“他爸在泥石流中遇难了，他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正在讨论遗嘱的事，请你尊重我们的隐私，离开这里，好吗？”“啊呀，行行好吧，”问卷调查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只有几个问题，就让我赚几块钱吧。他们是按调查的人数给钱的。”说完，他紧紧地抓着文件夹，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瑞典人也挨着他坐了下来。“请你出去，”我仍然站着，假装生气地说，“我没空！”“真的没空？”他打开塑料文件夹，亮出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为什么没空？因为我不是白人？因为我不够礼貌？对瑞典人，你有的是时间；对摩洛哥人，对一个差点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我试图跟他讲道理，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我正和瑞典人谈话谈到关键的地方，他来得不是时候。但问卷调查员举起左轮手枪，贴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我闭嘴。“行了，”他用西班牙语打断我，“别找借口了！在那坐下，开始讲吧。”“讲什么？”我问道，感到自己紧张得要命。瑞典人也有一把枪，情况很可能会失控。你想这样，他想那样，众口难调。我得讲个他们都喜欢听的故事。要不然，瑞典人可能会发狂的，因为他只想独享，让我讲给他一个人听。“别考验我的耐心，”问卷调查员警告道，“我这个人性子急。快讲故事！”“就是！”瑞典人帮着腔，也掏出了枪。我清了

清嗓子，从头开始讲起：“三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不要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瑞典人提醒道。“快点讲！”问卷调查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但跟着附和道，“不要说敲门声。给我们讲点别的，刺激的。”

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与此同时，他们俩都死死地盯着我。我怎么老是这么倒霉啊？阿莫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①肯定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就在这时，突然又响起一阵敲门声。那两人的眼神里立刻露出凶光。我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我在故事里根本没有提起敲门声。“去打发走！”问卷调查员命令道，“不管是谁，都给老子打发走！”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发现外面是个送披萨的。“你是凯雷特吗？”他问。“是的，”我回答，“但我没叫披萨。”“上面说的就是这里，柴门霍夫街十四号。”他边指着送货单不耐烦地说道，边闯了进来。“那又怎么样？”我说，“我没叫披萨。”“特大号的，”他自顾自地说，“一半菠萝味，一半鲑鱼味。钱已经用信用卡付过了。只要给了小费，我马上就走。”“你也是来这里听故事的吧？”瑞典人质问道。“什么故事？”送披萨的问。不过，他装得不太像，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拿出来吧，”问卷调查员催促道，“别装了，快把手枪拿出来吧。”“我没有手枪。”送披萨的难为情地说着，从硬纸盒底下抽出一把切肉刀。“不过，要是他不赶紧想个好故事出来，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酱！”

① 阿莫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都是以色列著名作家。

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瑞典人在最右边，送披萨的在中间，问卷调查员在最左边。“像现在这样，我讲不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三个拿着武器在这里，我想不出故事。去街上走走吧，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出来了。”“这个杂碎想要报警！”问卷调查员对瑞典人说，“他是怎么想的，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吗？”“拜托，快讲个故事，我们听完就走，”送披萨的恳求道，“短一点也没事，别那么小气嘛。我们活得不容易，时刻面临着失业、人体炸弹和伊朗人的威胁，大家都渴望生活中能有别的东西。像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为什么会铤而走险，你知道吗？我们感到绝望，哥们儿，绝望！”

我清了清嗓子，重新讲起了故事：“四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热。他们感到很无聊。空调坏了。其中一个人说想听故事，第二个人也跟着说想听故事。接着，第三个人……”“这不是故事，”问卷调查员抗议道，“更像是证人的证词。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拜托，不要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到我们身上。运用你的想象力，哥们儿，编个故事出来！”

我点了点头，再次重新开始讲故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是作家，想要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对，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事物。因为无中生有就是凭空捏造，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则意味着，这个新事物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作为新

事物的一部分被你发现了，而整个新事物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那人打算写一个关于当前状况的故事。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但是，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他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似乎不值得写成一个故事。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我早就警告过你了，”瑞典人打断我，“不要说敲门声。”“必须得说敲门声，”我坚持道，“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随他的便吧，”送披萨的温和地说，“给他点自由。你想说敲门声？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

谎言之境

罗比第一次撒谎是在七岁那年。当时，他妈妈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旧钞票，让他去帮自己买包特大号的“丝刻”牌香烟。但罗比没买香烟，却给自己买了个冰淇淋，并把找的零钱藏到了他家楼下花园里一块白色的大石头底下。他妈问怎么没买香烟，罗比回答：有个红头发、缺了颗门牙的大男孩在街上拦住他，打了他一巴掌，抢走了买烟的钱。他妈相信了他的话。从此以后，罗比撒谎上了瘾。读高中时，他有一次对学校的辅导员说，家住贝尔谢巴^①的姨妈患了癌症，他得请假去看她。但事实上，他却去埃拉特^②的沙滩玩了整整一周。在部队时，这位胡编出来的姨妈又变成了瞎子，而开小差的他却得以免受任何惩罚——没有遭到拘捕，甚至没被关禁闭，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他上班迟到两个小时，于是撒了个谎，说上班路上，他遇见一条德国牧羊犬摊开四肢躺在路边。他说那条狗被车撞了，自己带它去看了兽医。在这个谎话里，那条狗的两条腿

① 以色列城市。

② 以色列港口城市。

动不了；他带它去看兽医，结果发现，那条狗的两条腿永远瘫痪了。就这样，他的谎话奏效了。有生以来，罗比撒了无数个谎。这些谎话各种各样，无奇不有：缺胳膊断腿的，生病的，害人的，会杀人的；有脚的，握方向盘的，系黑领结穿礼服的，会偷东西的。所有的谎话，他都是随口编出来的，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遇到它们。

整件事是从一个梦开始的。那是关于他已故母亲的梦，很短，也很模糊。梦里，他们母子俩同坐在一块草席上，四周一片雪白，望不到头。无边无际的白色世界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台泡泡顶盖的泡泡糖自助机立在他们旁边。那是台老式机器，往投币口投入硬币，转动把手，就会出来一粒泡泡糖。他妈对罗比说，她在阴间实在待不下去了，因为虽然阴间的人都不错，但没有烟抽；不仅没有烟，也没有咖啡和广播，什么也没有。

“你得帮帮我，罗比，”他妈说，“你得给我买粒泡泡糖。我生了你，养了你，儿子。这么多年来，我无私地为你付出了一切，现在该轮到你回报老妈了。去给我买粒泡泡糖，最好是红色的，买不到的话，蓝色的也行。”罗比手忙脚乱地在身上的各个衣服口袋翻找了一通，希望找到些零钱，但一无所获。“我一点零钱也没有，妈，”说着，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一点零钱也没找到。”

说来奇怪，他竟会在梦中哭泣，因为醒着的时候，他从未哭过。“那块石头底下，你找了吗？”他妈紧紧抓着他的手，问，“那些硬币说不定还在吧？”

然后，罗比就醒了。那天是周六，他醒来时才凌晨五点，外面仍然一片漆黑，但他还是驾车去了儿时所住的地方。路上一辆别的车也没有，所以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赶到了那里。在那栋公寓楼的底层，原来的普利斯金杂货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镑店^①。杂货店旁边的修鞋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手机店。看那家手机店卖升级配件的广告，好像明天就要买不到了似的。

不过，公寓楼本身一切如故，毫无变化。他们从这里搬走已经有二十年了，但公寓楼甚至没有重新粉刷过。楼下的小花园也还是原来的样子，花木稀疏，杂草丛生。除了花木，园中别无他物，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锈迹斑斑的水表和几根晾衣绳。那块白色的石头就静静地躺在晾衣绳旁边的角落里。

罗比身穿派克大衣，握着大塑料手电筒，站在从小长大的公寓楼的后花园里。他感到很不自在。那天是周六，那会儿才凌晨五点半。要是有个邻居刚好出来，该怎么说呢？我死去的妈托梦给我，叫我给她买粒泡泡糖，所以我来这里找点零钱？

奇怪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这块石头竟然还在这里。不过话又说回来，稍微想一想的话，石头并不会自己站起来，到处乱跑。罗比边想，边搬开石头——他的动作非常小心，仿佛生怕石头底下会突然钻出来一只蝎子似的。不过，石头底下并没有蝎子或蛇，但也没有硬币。只有一个西柚大小的地洞，往外透着亮光。

罗比想朝洞里张望，但亮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犹豫了片刻之

① 一种廉价商店，几乎所有商品的售价都是一英镑。

后，他趴到地上，把整条胳膊都伸进了洞里，企图碰到洞底。但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他只摸到了冷冰冰的金属，感觉像是个把手——泡泡糖自助机的把手。罗比使劲转了一下，接着感觉那个把手出现了反应。这会儿，本该是泡泡糖出来的时刻；这会儿，泡泡糖本该从机器内部出来，掉进焦急等待的小男孩的手里；这会儿，本该发生所有上述的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一等转完把手，罗比就出现在了这里。

“这里”很奇怪，但也很眼熟，跟他的梦境一模一样：一片雪白，没有墙壁、地面、天花板和阳光，只有无边无际的白色、一台泡泡糖自助机和一个大汗淋漓、相貌丑陋的红头发小鬼。不知为何，罗比在梦里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鬼。正当他准备对红头发小鬼微笑或说点什么时，后者狠狠地踢了他小腿一脚。罗比随之跪倒在地，痛得浑身乱扭。因为跪着，他跟那小鬼四目相对。罗比知道他们之前从未见过对方，但那小鬼看着很面熟。“你是谁？”他问站在面前的小鬼。“我？”那小鬼坏笑着回答，“我是你撒的第一个谎啊。”这一笑，让罗比发现那小鬼缺了颗门牙。

罗比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的小腿疼得要命。红头发小鬼早已不见了人影。罗比仔细打量了一番那台泡泡糖自助机。一粒粒圆圆的泡泡糖中间夹杂着一些半透明的塑料球，塑料球里都有一个小饰物。他手忙脚乱地在身上的各个衣服口袋翻找零钱，但接着猛地记起，那小鬼逃走前抢走了自己的钱包。

罗比一瘸一拐地离开泡泡糖自助机，漫无目的地往前走。除

了那台泡泡糖自助机，这片白色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参照物，他只能尽可能地离开那台机器。与此同时，每走几步，他就回头看看，以确定那台机器是否变得更小了。

走了一会儿，他回头看到一条德国牧羊犬站在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身边。那老头装了只玻璃义眼，没有双臂。那条狗吃力地用两条前腿拖着瘫痪的后半身，半爬半走地向他挪过来。罗比一眼就认出来了，它正是自己的谎话中被车撞了的那条狗。来到他的跟前，因为又累又兴奋，那条狗不住地喘气。它显得很高兴，舔了舔罗比的手，然后热切地盯着他，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但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头，罗比完全认不出他是谁。

“我叫罗比。”罗比说。

“我叫伊戈尔。”老头自我介绍道，用钩状义肢拍了拍罗比的肩膀。

“我们认识吗？”两人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之后，罗比问。

“不认识，”伊戈尔用钩状义肢举起牵狗的皮带，回答，“我是因为它才过来的。它老远就嗅出了你的气味，然后非常激动，一定要过来。”

“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喽？”罗比问道，感到如释重负。

“我和你？不，不，我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别人的谎话。”

罗比差点就想问对方是谁的谎话，但担心在此地，这么问可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说实在的，他很想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除

了那老头以外，这里是否还有其他人、谎话或任何什么——管它们怎么称呼自己呢。但他觉得这可能是个敏感的话题，现在还不是提起的时候。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伊戈尔的那条残疾狗。那是条温顺的狗，见到他，显得很高兴。罗比真希望当初撒谎时，自己没有说得那么残忍。那样的话，那条狗就能少受一点痛苦和折磨了。

“那台泡泡糖自助机，”两人又沉默了几分钟后，罗比问伊戈尔，“要投什么硬币啊？”

“里拉^①。”老头回答。

罗比说：“有个小鬼刚才抢走了我的钱包。不过就算没被他抢走，我的钱包里也没有里拉。”

“缺了颗门牙的小鬼？”伊戈尔说，“那小垃圾到处偷东西，还跟狗抢吃的。在我的家乡俄国，对于这样的小鬼，人们会抓住他，扒光他的衣服，让他只穿内裤杵在雪地里，没冻到浑身发紫，不准进屋。”伊戈尔用钩状义肢指了指自己的背包，继续说：“我包里有些里拉。自己拿吧，算我请你的。”

罗比踌躇片刻，最后还是从伊戈尔的背包里拿了枚里拉。谢了伊戈尔之后，他提出要把自己的“斯沃琪”塑料手表送给对方，作为报答。

“谢谢，”伊戈尔点头道谢，然后说，“可是，我怎么戴呢？再说，我又不用看时间，急着赶路。”

① 意大利货币名。